

王 淳 著



敏感青春

MINGAN QINGCHUN



华 艺 出 版 社

敏感青春

长篇时尚小说

王淳 著

华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敏感青春/王淳著. - 北京:华艺出版社,2000.8

ISBN7—80142—139—6

I.敏… II.王…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N·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4070 号

敏感青春

著 者	王 淳 著
责任编辑	王月英
出版发行	华艺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 1 号 邮编:100010)
印 刷	永清第二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625 印张
印 数	1—5000 册
版 次	2000 年 8 月第 1 版 200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10,000
书 号	ISBN7—80142—139—6/I·188
定 价	16.8 元

内容提要：年轻的心，流淌着新鲜的血液，跳动着青春的脉搏。时光在青春的历程中涂抹了五颜六色的图案，心灵情愫滋生绮丽的梦幻。在最真的梦里，青春变成了一个特别敏感的问题。敏感的青春演绎着一个又一个感人肺腑的感情故事，弹奏着一曲曲荡气回肠的恋歌。这个敏感的故事，这首敏感的恋歌，有时催人奋进；有时让人的心际陨落点点莹星；有时洋溢着含笑的温情；有时弥漫着痛楚与失落的伤愁。

九十年代，华中大学毕业的严苛，正值青春韶华男儿，为了逃避一种现实的隔膜和青春的束缚，从巴山蜀水之域来到燕赵大地工作。他遇上了到上海攻读硕士学位的燕赵女儿冯晓晨，他们之间发生了一段缠绵悱恻的恋情。他们在青春岁月中，经历了美妙的青春，敏感的青春。面对事业；面对爱情、亲情、友情；面对家庭；面对社会，他们最终的诀别，最终的选择是守住了青春的光华，守住了生命之光，展示了完整的人生。

严苛与冯晓晨延绵的冗长爱情故事，真实地道出了跨世纪知识青年的心声，充分地反映了现实社会生活中知识青年的爱情观、价值观和人生观。

本故事纯属虚构，请勿对号入座。



(一)

时光飞逝，岁月如梭。历史的车轮推进到一九九四年仲夏，在严苛的青春旅程中铭刻了二十五个深深的烙印。这一年夏天对严苛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纪念意义和实际价值。他从华中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燕赵省石庄子市工作四年时间，一直灰色的青春岁月被纯朴、善良的北方女孩冯晓晨点缀了新的光环。他打开心窗，架起了爱情的灯塔，抹去了尘凡的思绪中隐藏的伤痛，开始了新的青春征途。他的朋友对他心绪的变化最为敏感，他们都惊诧莫名，“严苛开始谈青春，谈感情，谈女人了。”他在向新结识的朋友作自我介绍的时候，也变了口味。

在时光湮灭情感，只残存怨恨的日子里，只忆取牵挂的历程中，他都自嘲地向朋友们介绍自己，他今年二十多岁了，毕业参加工作几年了，在省文联《太行》丛刊呆了接近一年，调到省政府《科海弄潮》杂志当采访部主任几年了。他有意识地留着不算华美洒脱的胡茬和掩着半截耳朵的头发，给朋友留下装深沉的感觉。年长的朋友有时出于关切或漠然的心思问他结婚了没有，他会带着莫名奇妙的感情色彩坦诚地告诉对方，“女朋友在巴蜀老家，西南大学历史系毕业的，留在学校任教。我们相恋九年了，初中二年级就是同窗好友，高中三年级上学期确定的恋爱关系。”

严苛忆谈过去的感情经历时，脸上有种历尽沧桑的浅浅苦笑，眼中的莹莹泪波挑动着睫毛不停地闪动。他的眼前仿佛呈现出一幅难却伤情的苍凉画面：一位美丽而清秀的菁菁少女，含着酸涩的眼泪，在遥远的巴山蜀水，迎着秋风秋雨，迎着酷寒飞雪，迎着云雾昏月，迎着烈日残花，凄清地对着他折身转首的背影无可奈何地低泣，“……过去曾过去，不要再提起，曾经辜负我，何必

再流泪。”

严苛陷在这种迷离的状态中，他的心时常会隐隐作痛。他的思绪对着远山，对着云鸢，对着花草，对着夕阳，对着星光与月辉，无声地祈祷，“韩芬，原谅严苛好吗？是我对不起你，是我害了你。我心里也苦啊！你原谅我吧！下一辈子，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要跟你在一起。”

朋友在听严苛讲述他的女朋友时，不曾留下丝毫欲意思索，有的朋友投掷他赞许的目光，却只是为了掩饰一种礼节性的问候已经结束；有的朋友只当他在描绘一个没有色彩的似发生非发生的故事，其间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只有严苛自己心里清楚明白；只有那位在巴山蜀水之处含泪翘首远望北国天空的菁菁少女清楚明白。这种无助的清楚和明白被时空隔刻得惟妙惟肖，留存永恒的记忆折磨严苛的心灵。当严苛脑海中浮现韩芬孤独的丽影时，他默默含泪吟唱，“风从故乡来，云从故乡来，心中只有对你最关怀，清风惹人怜，白云逗人爱，人们都说你是故乡的好女孩……。”直到泪雾迷蒙他的视线，他才自责，“韩芬，你是好女孩，天底下最善良的好女孩。都是我的错，都是命运的错，我们一起解脱吧！”

朋友们尽管不去深测他与韩芬之间的感情故事，却也对他的生活表现出了关心。朋友们给他的建议众说纷纭，有的说：“咱们燕赵省的姑娘多着呢！漂亮的、温柔的、有学问的可好找啦！重新找一个吧，相隔那么远，说不定别人思想早就起浮波了。”有的说：“想办法把她调过来吧，或者想办法调回去。夫妻两地分居是活受罪呀，巴蜀省离燕赵省有两千多公里，每年迎来送往，只单算旅差费就够你负担的了，最可怕的就是‘后院起火’。”大多数朋友在谈到这个时候会诡谲一笑，神经兮兮地说：“你在这边寂寞，她在那边也寂寞，两边都寂寞，现在这个世道，有时候是控制不住的。”

严苛在朋友们的嬉语玩笑抚慰中，昔日的伤情有所消减，他

也半开玩笑地参与到朋友们的高雅或低俗的笑谈里。他经常会当着朋友们的面说：“使把劲儿，再使劲！使劲！使劲！就自然控制住了。”严苛明白他们说控制不住指的是性生理和性心理。他在思考性问题的时候，也觉得苦守青春太不值得，但心底对韩芬的一腔眷恋和相思压抑着他的身心，他不得不在良心自责的边缘为韩芬苦守青春。几度春秋，几番沉浮，怎么也不能改变。

严苛在包容朋友嘲弄的时候，也曾诋议北方的女孩，他对朋友们说：“北方的女孩子不温柔，没有韵味儿，没有我要的那种灵性。她们太傲气，个个都撑着一幅死板的脸像要下雨的天空。”他还说：“北方的女孩子看身材真可爱像女神，看脸面真吓人像巫婆，满脸是胭脂和香粉，令人看了心里挺别扭。南方女孩子是不打粉底不涂口红的，皮肤白得能揉出水来。”他的朋友圈中大多数都是纯正的燕赵人，当然不乐意他如此偏见地看待北方女孩，却也不好当面指责他。严苛在展示他对北方女孩真实的洞察能力时，总免不了说北方女孩被唇膏涂红的嘴唇像母猪发情时的生殖器官。朋友们知道他没有正经话了，不再跟他谈关于女人的话题。

朋友们不理他的话茬，他才自知理亏，不该用恶语中伤北方女孩，带着情绪谴责女人不是好东西。他在心灵深处时常向北方女孩道歉，“对不起啦！让你们受委屈啦！你们都没有惹我严苛，我严苛犯什么病，发什么神经呢？”他自我解嘲，“这大概就是空虚、寂寞、无奈的表现吧。北方女孩有什么不好，不是一位美容师说过吗？女人懂得美化自己，就懂得了生活。”

他不由自主地从心底冒出一句话，“——都是韩芬害的我！害得我进退两难。”

“不，是我害了韩芬！”他脑海里闪过韩芬飘飘渺渺的丽影。但是，在记忆与现实的盘旋中，韩芬的影子逐渐被北方女孩商莉的媚眼挤到阴暗的角落里。他依稀记得商莉是一位跟他很谈得来的女孩，但他们的心灵之间有许许多多的情感防线，这些情感防线



从严苛认识商莉以来，始终没有理清，严苛从内心来讲也不想理清。他心中深爱着巴蜀故土，深爱着故乡的女孩韩芬。他是在一次晚会上讲着韩芬的故事与商莉相识的。商莉每次与严苛见面听的都是关于韩芬的故事，她无法使严苛忘掉破碎的旧梦，只好无奈地在青春岁月中对严苛的情感进行意识形态设防。



(二)

严苛在向他要好的朋友坦白他辞旧情，迎新梦的感受时，他忧心而感慨地说：“我费了很大的功夫忘掉韩芬，我从内心里非常感激冯晓晨，是她让我开始了新的生活。有诗为证说得好，‘往事只当初写序，人世悠悠长几年’。不过，冯晓晨与韩芬相比，似乎缺少点儿什么东西。”朋友们看他沉浸在甜蜜与感伤之中，有意取笑他，“女人不都一样吗？缺东西不要紧，只要不缺零件，能生孩子就行。”

严苛只拿朋友的调侃当笑料，接着自言自语道：“冯晓晨是搞技术的，学的是桥梁建筑学，在交通厅研究院上班，天津建工大学毕业的。学理工的女孩子，以前我们在学校里，认为她们是嫁不出去的姑娘，成天板着脸跟‘拉丁文’谈心。我觉得晓晨最大的弱点就是缺乏激情，缺乏生活气息。有时候我仔细想跟这样的女孩子生活一辈子，相敬如宾，真是一点儿意思也没有，但我也没有办法，只好真诚地去面对她。她确实是一位善良、朴实的才女，缺乏激情就缺乏吧！不过，我得想办法儿调教调教她。”

“什么激情呀！你先闭着眼睛对她说，‘啊！我爱你呀！你就像那天上的星星和白云。’她一感动就会抱着你说你像五指山、像万泉河，这不就有激情了吗？”他的朋友们一边说话，一边打着手势给他示范着动作，逗得严苛心胸豁然开朗。他会心地笑着说：“那样太落俗套，太肉麻了。晓晨说话一看着我脸就红，她绝对做不到。我也没有那么露骨地去表达我的感觉。”

“那你就跟晓晨去演高雅的节目吧。”朋友们收住笑声说，“结婚的时候，让大伙儿开开眼界。严苛，现实一点儿吧！男人找女人的目的就是如何经营好柴米油盐酱醋茶，没有什么节目可演。”

“我不忍心把晓晨这样的女孩子培养成家庭主妇。”严苛由衷地感慨，他在与冯晓晨的交往中，深深地感觉她有着独特的追求和向往。冯晓晨的女性观是不依附于男人而生存，靠自己的智慧和勤劳的双手展示对社会、对他人的贡献能力。严苛在未与她见面之前，从未遇上过像她这种独立自主的女孩子。她不但在感情与事业上要求独立，而且在创造生活，延续生命历程中也要求独立。严苛有时在想冯晓晨的思维方式跟他参加工作前些年有着共同点，却也有着区别。大概就是严苛掌握了这种其间区别的奥妙，精明而合理地巧用了这种奥妙的威力，使他在短短的不到两年时间中成了正科级干部，当上了《科海弄潮》杂志采访部主任。

严苛从华中大学中文系分配到省文联《太行》丛刊当编辑时才二十一岁，他是编辑部最年轻的编辑。他在《太行》丛刊当编辑不到一年时间，调到了《科海弄潮》杂志作记者不到一年时间，他就成了杂志社最年轻的主任记者。人们在议论他的腾飞仕途时，绝大多数人认为严苛是占了年龄优势的光，吃的是名牌大学牌子的饭，享的是小小本事不见经传的清福。只有严苛对他自己有一个正确的估量，杂志社的总编对他比较器重。大凡见过他的文章的人都知道严苛不是在新闻媒体中白吃老百姓的闲饭。

严苛新结识的朋友和他的采访对象得知他是巴蜀人，对他从华中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石家庄工作有些不理解。其实严苛在做这种选择时，带着一种无奈与被迫的情绪，主要的原因有三方面：一方面是他想摆脱束缚心灵、束缚情感、束缚青春的现实；第二方面是他的文章在文评中被评论家批评他是无病呻吟，没有生活体验，摧垮了他的青春文学梦，使他回到了残酷的现实。燕赵大地的文学先生们、老师们给了他莫大的安慰和鼓舞，并希望他能到燕赵大地体验生活，写出高质量的文学作品。他出于对他们的感激，使他们的希望不会化为泡影；第三方面是他认为石家庄是燕赵省的省会——北京首都的南大门，交通、信息非常发达，能



够更好地与北京方面的仕智之者融洽关系。严苛到《太行》丛刊作编辑的目的是想吃一辈子文化饭，发展他的文学天赋，写出传世之作。文坛在他初涉潮流时，已不是一泓纯净的深潭。以文会文，以文会友的风尚已经被市场经济浸染，变成了以钱会文，以钱交友。出版书集要花钱，稿费从三十元钱一千字跌落得分文不值。纯文学期刊的发行面临了经济危机，读者群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领导在研究《太行》丛刊生命力问题时，提出了文企联姻的新思路，建立文企协会，特辟《太行》丛刊经济文化特刊版，主要采写人物通讯、企业改革、社会发展、科教兴省等方面的稿件。领导特别鼓舞年轻人深入生产第一线体验生活采写稿件，在动员大会上，领导安排严苛作了倡议发言。

冬雪飞舞的日子，严苛去了冀原市煤矿体验生活，零下二十多度严苛去了塞外坝上采写稿件。在当地宣传部的大力支持下，严苛的工作开展得深受领导赞许，不到半年时间，为《太行》丛刊创收三十多万元。单位有了钱日子过得火爆起来，严苛的心却在冰雪交融的冬寒中冻得发紫，他接受不了自己的笔头在金钱的诱惑和驱使下，落满一页页不真实的黑字。他带着失望的心情在一天天期待文化艺术的曙光重现，他含着热泪对着文联大院楼台上的积雪低声啜泣，“我不能像这样折腾自己，到最后毁掉自己。”

在华中大学上学时，他就怀着殷切的希望和纯真的梦幻思索将来一定要像他的师姐池莉、方芳，师哥苏童等人那样名震文坛，扬眉中华，走向世界，为华中大学中文系添一道更加美丽的色彩。他的梦似乎到了破碎的边缘，他的思绪在痛苦和矛盾中挣扎，令他彻底失望的是省群艺馆的文学院被迫拆散。严苛告诫自己，“燕赵大地——我人生旅程的第一站，我不能在这里停靠，我该走了。”他为自己选择的去处一是回巴蜀；二是回华中；三是去北京。后来严苛艰难地度过了北方的寒冬迎来春意融融的春天的时候，他没有去北京，也没回巴蜀和华中，还是留在了石庄子。他对自己

讲只好认命，他到《科海弄潮》杂志工作，纯属一个偶然的机，在他蓄意回华中省文联过程中，通过以文会友的方式结识了李总编。这位李总编原来是燕赵日报的老记者，很善谈，见多识广，水平也特别高。他分析了严苛的心态，分析了当前的文坛形势，建议严苛以商促文，以搞新闻带动自身文学素养的培育及发展。李总编对客观现实问题释解的道理折服了严苛，一种生的艰难，死的可恶现状制约了严苛延续他的文学梦。他决定在《科海弄潮》杂志作记者，深入基层；深入世人的心骨；深入一种对现实的体验状态；积淀文化底蕴，将来有时间有机会再尽情地奔放。

一九九一年五月三日，严苛正式成为《科海弄潮》杂志的一名记者。他面临的任务并不轻松，在采访中必须考虑创收问题，维系杂志社的正常运转。严苛的心灵忧结被李总编解开变成了一条隐隐约约的长线，他终于明白做什么样的梦都必须具备一个现实基础。他接受新启迪，而面临的是新问题和困难。科技工作在这期间正处于低谷，全国上下科委系统无权无钱无势力，科技宣传工作的开展更是举步为艰。燕赵省委、省政府提出的“科教兴省”口号，在政界、工商企业界成了名符其实的口号，基层的科技三费投入几乎为零。严苛在实际采访中经常碰鼻，他这个记者有时候心理非常不平衡。他带着采访“党政一把手谈科技”的任务到各市县（市）区去采访书记、市（县）区长们，领导们大多数一听采访科技就让科委主任谈，有的领导层明确地亮明自己的观点科技工作诸某不清楚。严苛自知自己的身份和位置，不能拿省委提出，“党政一把手抓科技，抓第一生产力”的“尚方宝剑”戳伤领导的心肺。他还考虑得罪领导也会给科委主任带来麻烦，制造工作障碍。科委主任在基层不算太值钱，却也是一个正科级领导，向往的人们还是不少。严苛的情绪很低落，他认为自己进了《科海弄潮》杂志当记者，面临的现实困境比在《太行》丛刊还多，有些问题是难以协调的矛盾和困惑。严苛感觉他的心态不适宜燕



赵大地的时代背景和气候，无限美好的春光沐浴春花原本是一个明媚的季节，严苛却排不开他心灵四壁的春光惹春愁的阴影。每当他独处便卸下脸上伪装的笑容，满腹是“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的孤独和感伤。他的父亲每一个星期给他写一封“抵万金”的家书，字字句句都洋溢着思子心切的真情。他含着凄清的眼泪思念远方的亲人，眷恋给予他灵性，给予他生命之光的巴山蜀水，他总是自艾自怨地说：“我为什么要来燕赵？我该回去了。”

他读着父亲在家书中鼓舞他，“有志男儿在四方，无志男儿想爹娘”的挚爱话语，想着父亲逐渐苍老的容颜和孑然一身的孤单背影；想着阴阳隔世的母亲在遥远的天国，不知是在为他的命运前途呐喊，还是在心痛他无助而落寞的苦苦煎熬；想着那一位曾经天真浪漫的小女孩——他的妹妹，因为母亲的永别而变得沉默寡语，背负着精神的折磨和摧残而带来的病痛折磨；想着弟弟不到成人就在生存线上挣扎而得不到他的照顾；想着曾经深爱他，现在依然爱着他的韩芬，满眼都是爱情的泪，他的心如刀绞，但他已不再流泪，他自从母亲去世后，就采取强忍泪水的方式让伤痛的往事在心灵中旋转，用母亲给他的生存力量去排遣，获得一份健康向上的心情去奋进去创造。母亲离开人世时，他还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他已深知在家作长子的家庭责任，他要为父亲分忧，要替九泉之下的母亲照顾弟弟和妹妹。

严苛的家庭真实背景在他所处的燕赵大地新环境中只有他自己知道。他母亲的病故是他最伤心的往事，他对任何朋友都没有透露过，他的人事关系档案中清晰地记载着他母亲的健在。严苛始终认为他的母亲活在他的身边，活在他的心中，依然用慈祥的微笑抚慰着他的心灵，只是在幻觉被现实惊醒后，他的心绪才处于伤痛之中，意识到母亲已经与他阴阳相隔。他在想念母亲的过程中，情不自禁地想起远在故乡的菁菁少女韩芬。母亲的离世使



他与韩芬的纯真梦幻不能再延续，他所承担的家庭责任阻碍了他再接受韩芬的感情。离开韩芬，承受生活的负累，重新做出感情选择、人生选择或许是严苛到燕赵省工作的真实原因和根本愿望。

严苛调整了自己杂乱的情绪和矛盾的心情，告诫自己不能被困难压倒，他知晓经历青春创业潮“不经一番风霜雨，哪来腊梅焕清香”的深刻道理。他不能回去重温旧日梦幻的甜蜜和温馨，那样做不但自己一事无成，尽不到家庭责任，而且也会给韩芬的生活带来暗影。他给予不了韩芬全新的幸福，他的心灵、他的情感已不再全部受韩芬支配。他面临的是亲情与爱情的争议和交织，他鼓励自己一定要留下来，创造出一片属于自己的事业蓝天。他在思念韩芬时，只有深深地向韩芬忏悔，向韩芬深深地道歉，乞求韩芬能体恤他真实内心的苦痛，原谅他迫不得已的背叛。他怀着无助挣扎的心情宽慰自己，“这是一种无奈的背叛，并不是一种罪过”，他不怀疑自己的良心，自己的人格出了毛病。他忘不掉韩芬的眼泪；忘不掉韩芬的笑颜；忘不掉韩芬的背影；忘不掉韩芬深挚的情感；忘不掉韩芬明眸中深藏的渴望和企盼。他只有对韩芬苦守青春，苦守那一份沉醉心灵的真爱，寻求一种自我抚慰。

依依往事，历历在目，时常揪痛严苛的心。他想到韩芬一家人对他的真情和期望，他控制不住自己激动的情绪在自责中伤怀。他觉得自己割舍在心灵深处跳荡回旋的真情太残忍太自私，他却面对现实的隔膜别无选择，只有这样去做。每当他忆起韩芬的父亲在一九九一年春节期间的送别宴上对他低吟唐代诗人王维的诗《渭城曲》时的情节，他的心就慌乱得不知所措。那深邃而凝重的声音，“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时时在严苛的耳畔回荡，像挂在心窗上的风铃一样，只要那一缕缕清风乍拂，就发出催人泪下的声响，“啊！真是西出阳关无故人呀！”严苛想着他为仕途奔波的艰难，由衷地感伤怀人情冷暖。他是多么渴望他的亲人、他的恋人含着笑意，带



着欢悦，唱着高歌出现在他的眼前，给他从未有过的惊喜和力量，他是多么渴望一切奇离怪诞的变化都不曾发生，他的心态和思绪回到从前，他的情感包罗在韩芬深湛的思慕中。现实的隔膜却只容许严苛的思绪遨游遥远的境地。春节期间临别的前一天中午，韩芬的父亲为严苛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送别宴，宴席上摆满了严苛平常最爱吃的家乡菜，有粉蒸肉、辣子鸡丁、酸菜鱼、五香蚕豆炒青菇等等，席间只坐着韩芬的父亲和严苛，气氛沉郁而凄凉。韩芬的父亲拿起筷子指着菜肴劝严苛多吃点儿，严苛望着热气腾腾的满满一桌子菜，却没有食欲和胃口，只轻轻地动用筷子夹了一块爆炒尖辣椒放在嘴里使劲地咀嚼，吃得他的眼泪夺眶而出。韩芬的父亲佯装没有看见，把眼神移到了服务台的一边，叫女服务员拿来半斤装的一瓶“竹叶青”酒，拧开瓶盖倒了满满的一杯，足有一两酒一饮而尽，然后问严苛，“你会喝吗？”严苛神色凄然地摇头，眼泪滚落到腮边，在脸上仿佛拉开了长长的离愁线。他有意地掩饰内心的伤情说：“唉，这辣椒真辣，把我的眼泪都辣出来了。”他拿起桌子上的餐巾纸，摘下眼镜，擦干眼角的泪水，拭去脸上的泪痕。韩芬的父亲用筷子一边往严苛的碟子里夹菜，一边深幽地说：“严苛，多吃点儿家乡菜，明天你就要离开家乡去北国了，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西出阳关无故人’呀！我也不明白你为什么非要分到石庄子去工作，而不回家乡。我不是跟你联系好工作让你到卫生厅去给一位副厅长当秘书吗？你说你怎么这样固执，一个人跑那么远，当初分配的时候连你父亲都不告诉。”

“我不适合做伺候领导的工作。我想自己出去闯荡一番，体验一下自己的能力。”严苛低沉地编着美丽的谎言，宽慰韩芬的父亲失望而伤感的心，却不敢看他黯然的神色。严苛心里明白韩芬的父亲的清冷感受。女儿一往情深的男孩子，寻找的一生幸福依靠，无情地决裂了一份情缘，使他心爱的女儿忍受离愁萦绕心灵的痛苦，他该用怎样一种心情来面对现实呢？



“我理解你内心的想法，年轻人应该成就一番事业。你到那边要努力工作，我会找石庄子的朋友照顾你。你爸爸在那边也有许多要好的朋友，他们去看过你吗？”韩芬的父亲若有所思地问严苛。他默默地点头，韩芬的父亲接着说：“那我们就稍稍放心一点，至少有人关心你。严苛，你在那边工作要经常想起你在家乡的亲人和朋友，有空就抽时间多回来看看，工作之余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写信。你的家人和我们全家人都会经常想你的。芬儿的外公外婆还为你买了很多家乡的野果，走的时候千万要带上。”

“韩叔，我会的，我会经常想念你们的。”严苛眼底的泪雾弥漫，他强忍心中低落无助的情绪，深切地说：“你老人家也要注意身体，多放松多休息，别为公司的事操劳过度。”

他们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进餐过程中没有提及韩芬，韩芬的父亲司机到来，宣告了进餐结束。他们上了车，韩芬的父亲勉强地笑着说：“明天我要去市政府开全市经济工作会议，芬儿去送你，她妈妈明天要上班。下午，我陪你和芬儿去皇泽寺玩游，今年皇泽寺又添了新的景观，武则天出家当尼姑的庵寺也重新修整了。”

韩芬的父亲只安排韩芬一个人去车站送严苛，是想留给他们离别最珍贵的独处时间。他深知女儿对严苛的感情，女儿曾经在高三快毕业时给他看过一张漫画，画上是两双眼睛，一双是严苛带着眼镜的眼睛，一双是她自己的眼睛，画面的右下角写了一句寓意深刻的话，“他的眼睛是我的眼睛，我的眼睛是他的眼睛。”韩芬的父亲从那以后就明白了女儿的心意。

严苛想到韩芬去送他那离愁渐远渐无穷的情景，他委婉地说，“明天我自己走吧！别让韩芬送我了，她们学校也快开学了。她对我说过，学校教务处要她们刚参加工作的老师写工作计划，她还没有动笔，让她在家写工作计划吧！”实际上严苛和韩芬的父亲都清楚，这种谢绝、甚至任何阻挠也不能左右韩芬的“千里送君踏

征途。”严苛对韩芬的父亲说这一番话，只是为了找一个借口调合自己的情绪。

韩芬的父亲长时间地低头沉默。车内只有汽车发出的噪音，司机在全神贯注地开车，他也不想在这种离愁弥散的环境中凑话说什么。韩芬的父亲最终忍不住打破了沉默，炽烈地说：“你想想，她能在家写工作计划吗？严苛，对我的女儿好一点，我会感激你的。”

“韩叔，我内心很惭愧，让你们全家人为我这样费心。请你相信我，我会回报韩芬的。”严苛在说话时，心如针扎，难受得血液似乎已经凝滞。

“严苛，我虽然跟你爸爸是生意上的朋友，是世交，我们有过愉快的合作，也有过各持利益和权力的争论，但我对你的印象从来是一致的。我是从我女儿对你的印象中，从我女儿对你的仰慕和赞誉中了解你的。你要知道，是我女儿让我们成了‘忘年交’。我很欣赏你的才华和志向。”韩芬的父亲慈爱而严肃地看着严苛继续说：“你还记得第一次我给你画‘八骏图’的情形吗？芬儿在一旁为我碾墨，我们在一起探讨、研究。我发现芬儿的眼睛在对我说话，也对着你说话，我真实地感觉到了为人之父的伟大和骄傲。男子汉就应该像骏马一样，驰骋大江南北，但是不能忘却的是草园是骏马赖以生存的命脉。”

司机不想让领导的心思在别离的情绪中漫无边际地沉游，用一句明知故问的话打断了韩芬父亲的思绪，“韩总，是先去皇泽寺，还是先回家？”“先回家接芬儿和她妈妈。”韩芬的父亲回答后，司机加足了马力，黑色奥迪小轿车在宽阔的马路上疾驶而过，把两边渐露浅浅春绿的白桦树和楼台亭角抛得无影无踪。

汽车停在化纤公司家属院十六号楼前，韩芬的父亲吩咐司机叫韩芬和她的母亲从楼上下来。严苛眼望韩芬布满愁云的面容，心疼地朝着她脉脉含笑，韩芬心底升起了丝丝缕缕的柔情。她关切